

“阳光下的守护”·法治文苑

党旗下筑牢平安长城

□ 孔令胜

当七月的晨光再次铺满大地,我们又一次站在时间的节点上,凝望那面缀着镰刀锤头、历经风雨却高高飘扬、愈发鲜艳的旗帜,心潮澎湃。一百零四载岁月峥嵘,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红船启航,穿越战火硝烟,引领建设浪潮,驾驭改革巨轮,终成今日民族复兴的巍巍巨舰。在这波澜壮阔的航程中,公安队伍始终是党忠诚的卫士,在打击犯罪、服务人民的征程上坚定前行,在基层一线筑牢坚不可摧的平安长城。

历史长河奔涌不息,忠诚警魂代代相传。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承载真理、昭示方向的宏伟教科书,其深邃的思想伟力早已融入公安队伍的基因血脉。回望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,公安保卫工作便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萌芽,如暗夜中的星火,守护着红色政权的安全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公安战士涤荡旧社会污泥浊水,以

雷霆之势奠定新秩序之基;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,公安工作亦与时俱进,在打击犯罪、服务人民的实践中不断淬炼、革新;进入新时代,公安队伍在党的绝对领导下,以“对党忠诚、服务人民、执法公正、纪律严明”为总要求,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,将忠诚警魂刻入骨髓,成为社会安定、人民安宁坚实的依靠。

基层警营党旗猎猎,平凡身影铸就非凡。在献县这片热土上,广大基层党员民警如同稳固的基石,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。他们扎根社区,是邻里纠纷的“解铃人”,是治安隐患的“瞭望哨”;他们巡逻于街头巷尾,寒来暑往,用脚步丈量平安;他们值守在户籍窗口,春风化雨,将党的政策温暖送达民心。数据无言却有力:近年来,献县公安局党员民警年均处理群众求助逾万起,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数千件,破获民生小案数百起。这些数字背后,是他们历经无数个披星戴月的夜晚,是无数次舍小家

顾大家的抉择,是“人民警察为人民”的无声誓言在基层土壤里开出的繁花。

英模精神光辉耀警营,时代先锋诠释担当。在献县公安这支忠诚的队伍中,英模的光辉格外璀璨。全国公安英模李长青,生死瞬间,面对疯狂的持刀歹徒,心中没有权衡,只有人民警察的本能——挺身而出,以血肉之躯筑起屏障。那敢担当、勇作为的行动,早已化作最忠诚最悲壮也最耀眼的勋章,诠释了“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”的入党誓词如何在危难时刻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。而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成绩突出个人高丽娜,则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坚韧,在另一个维度书写着新时代党员民警的奉献篇章。她创建的“阳光爱心社”,是社区百姓心中最温暖的港湾。她视孤寡老人如父母,常年照料,嘘寒问暖;她待困难儿童如子女,倾力帮扶,点亮希望。面对社区琐碎繁杂矛盾纠纷,她总能春风化雨,用耐心与

智慧解开一个个心结。她将雷锋精神融入日常警务的点滴,让“服务人民”的宗旨,在一次次真诚的走访、一句句温暖的话语、一件件实事的办理中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。

我们礼赞百年征程的波澜壮阔,更致敬那些在基层一线默默守护的身影。他们以行动证明:党的根基在人民,血脉在人民,力量在人民。每一位如李长青、高丽娜般扎根大地的党员民警,都是这红色血脉中最活跃、最忠诚的细胞。他们的奉献如星辰,虽不夺目,却恒久闪烁;他们的忠诚如磐石,默默守护着共和国的平安。

警灯闪烁,辉映党旗的鲜红;誓言无声,融入岁月的长河。在新时代的征程上,这支流淌着红色血脉的队伍,必将以更加坚定的步伐,守护万家灯火,续写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——这是穿越时光的承诺,亦是照亮前路的永恒星光。

(作者单位:献县公安局)

派出所里的“小艾”

□ 郭军红

“小艾同学,给我拿几支中性笔吧”“好的”;“小艾同学,给我发一盒印油呗”“好的”;“小艾同学,你去市局顺便把民警们的服装领回来吧”“好的”……这里的“小艾”,可不是小米科技公司开发的“小爱同学”智能音箱的唤醒语。她是我们所里的内勤民警——小艾。

小艾初印象

小艾是我们所加入警队四年的女警。她刚到我们所里工作时,可把所里的民警们惊讶到了。白皙细腻的皮肤,水汪汪的大眼睛,一眨一眨,跟会说话一样,笑起来煞是好看。

初次听到小艾说话,声音软软糯糯,音质纯澈,像是南方女孩,其实她是典型的北方人。小艾说话时不急不躁,语速适中,条理清晰,接待前来办事的群众礼貌热情。但凡接触过她的群众,都夸这闺女懂事,还会说话。

敬业的小艾

小艾刚分到派出所的时候,正好所里的内勤想去执法办案队,所长就安排小艾接过内勤这个摊子。就这样,小艾成了所里的“总管”。

小艾在老内勤一段时间的帮带下,上手很快。信息报送、物品领取、12345工单回复、统计报表填写上报等,样样工作有呼有应有落地。所长看在眼里,高兴在心里,一直夸她“还行还行”。

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,小艾理所当然地成了市公安局机关各科室的“常客”。她报送的各种材料报表,也得到了机关民警的认可。

这几年,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,到市区投资经商、就业创业的“新市民”办理居住证的需求越来越多,负责这项业务的小艾都是热情接待,即时办理。

今年春节过后,一位在辖区开饭店的湖南大哥到派出所办理居住证,因一时没找到身份证,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问能否办理。小艾询问身份证号码,对方回答说记不住。小艾说,这样吧大哥,你把你的名字和老家住址告诉我,我查询一下。经过筛

查,她终于查到男子的身份信息,并根据其提供的证明材料,当场办理了相关手续。这位大哥感动得连连赞叹:“真是热心肠,谢谢,谢谢!”对此,小艾莞尔一笑:“这没什么,应该的。为大家服务好是我的本职工作!”

辖区学生入伍、考军校、考警校,都要到所里来政审。小艾随来随办,核对核查、找领导签字、盖章,那叫一个麻利。学生们互相传递信息,说清北派出所有个漂亮的警察姐姐,办业务可利索哩。

每年在警察节这天,所里的民辅警除值班人员外,都要到辖区最繁华的几个地方,开展反诈防诈骗宣讲,小艾也不例外地参与其中。去年,小艾参加警察节宣讲时,碰到一位听力不太好的老大爷,只见她双手托着宣传页,和老大爷肩并肩一字一句地讲解。这暖心的一幕,刚好被热心的网友用手机录了下来,传到了网上。这段温馨的视频,点击量噌噌地往上涨。网友们还留言“这个女警好暖心”“美女警察好耐心”……

文艺范儿的小艾

2000年出生的小艾,和大多女孩子一样,心中始终有浪漫文学之梦。不过,梦是靠勤奋和实力实现的。小艾在上警校时,就加入过学校的文学社团,演讲、诗歌、散文创作比赛都踊跃参加。她在校报校刊上发表了不少作品。据说,她写的一篇散文作品,还获得过学校的一等奖呢!

小艾在我们所里这几年,接触的人和事多,时常把自己的工作感想、生活感悟写成诗歌、散文、小故事,投稿给市公安局内网“警营文苑”版块。还别说,她写的文章,采用率蛮高的。据市公安局负责宣传工作的民警讲,小艾写的文章,清新灵动、真实丰满,还兼具“00后”的独特语言风格。能得到如此评价,看来小艾真有“两把刷子”。

美丽、敬业、多才多艺的小艾给所里的同事带来欢乐,也为派出所服务为民工作增光添彩。愿年轻向上的小艾,行稳致远,越走越好。

(作者单位:定州市公安局)

光影里的守望

□ 朱林林

从海军藏青到警察藏蓝,从军事记者到宣传民警……军转几年来,我还依稀记得2019年12月,我捧着转业通知书走进东光县公安局大院时,梅枝上正压着新雪。

政治处办公室的窗玻璃上凝着霜花,老主任把一摞宣传手册推过来,纸页间漾开的墨香混着暖气管的热气,像极了当年新兵连值班室里的老暖瓶——都是些带着温度的旧物,却在新的晨光里泛着亮。

我的办公桌临着窗,能看见院子里那棵老槐树。初来乍到的日子,键盘声总比晨光醒得早,那些关于警营的故事,像雪片一样落进文档;刑侦队老陈蹲守三昼夜时睫毛上的霜,户籍窗口小王给留守儿童扎的歪辫子,还有特巡警在暴雨里背老人过街时警服肩章上淌下的水珠。我常常举着相机在局里穿梭,镜头里的世界和从前握枪的视角截然不同——枪膛里是瞄准的坚定,镜头里却是无数个柔软的瞬间在生长。

记得第一次随警采访是个寒夜,110民警接到报警说有老人迷路。我们在城郊麦田找到那位裹着蓝布棉袄的老人时,年轻的辅警小李正把自己的警大衣披在老人肩上,月光洒在他们并排走的脚印里,像一串会发光的省略号。我蹲在田埂上按快门,手指冻得发僵,心里却忽然暖起来——这和当年在海上护航不同,那时守的是家国利益,此刻守的是人间烟火。

案头的台历翻得飞快,转眼梅花开了又谢。我在深夜的办公室里改稿,台灯把影子投在墙上,像一面晃动的军旗。有时会接到派出所的电话,说有个抓捕现场需要记录,我便抓起相机冲进夜色。警灯的红光划破黑暗时,总想起部队拉练时凌晨四点的军号,同样是唤醒沉睡的城市,却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安宁。

去年春天,我们做“警营开放日”策划,一群小学生举着纸喇叭问民警:“叔叔,你们怕不怕坏人?”那个刚从重大专案组回来的壮汉,低头时警帽檐压出的阴影里,忽然有了温柔的褶皱。我举着相机往后退了退,让阳光能完整地照在孩子们仰起的脸上。镜头里,警徽和红领巾在春风里一起闪光,忽然明白自己笔尖流淌的文字、镜头定格的画面,都是在给这座小城的安全感缝上细密的针脚。

如今,案头多了个玻璃罐,里面攒着采访时捡到的小物件:报案人留下的半块糖纸,社区民警记录本里夹着的干花,还有一次暴雨救援时群众硬塞给我的伞柄上脱落的珠子……它们像散落在时光里的星,每当我对着电脑屏幕犯愁时,就拿出一颗握在手心,那些被记录过的温暖便会重新流淌起来。

窗外的老槐树枝繁叶密,我知道今年夏天会有蝉鸣落进我的录音笔。从军营到警营,从迷彩到藏蓝,变的是制服的颜色,不变的是守护的姿态。而我这支笔、这台相机,不过是在岁月的长河里,打捞着那些闪着光的瞬间。

(作者单位:东光县公安局)



芙蕖初绽

映禅光
摄

第一次出警

□ 戴民

1996年仲秋,北方的山已经被风染成枯黄。我随指导员张文相驾车驶向龙王庙乡的深山处。车行山路,颠簸得人骨头缝儿发酸。指导员是军转干部,那年53岁。他左手把着方向盘,右手习惯性地搭在栏杆上——那姿态,仿佛驾驭的是坦克。他递给我一块烤过的白薯干:“垫垫,出场得先有底气儿。”作为一名刚走出警校的学生,被分配到偏远派出所,我心有不甘。

车过山梁,浓烟陡然撞入视野。山坡上,一道焦黑爬过杨树林,幸好燃到河边止住了。余烬在风里打着旋,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草木灰与土味儿。指导员刹住车:“走,攻山头!”

那时的派出所没有勘查设备,只有一台海鸥胶片相机。山坡一片狼藉,脚下是残火的灰烬,踩上去腾起呛人的烟尘。指导员忽然停下脚步,在一块裸露的山石旁半跪下去,俯身贴近地面,几乎用鼻尖去触碰那焦糊的泥土,手指在灰烬里细细翻掘。风卷着未熄的火星和灰烬扑打在他的脸上,他眯着眼,眉头紧锁。

“看这儿!”他低沉的声音穿透风声,指尖拨开浮灰,捏起几

根蜷缩如炭的草棍儿,又捻起一点与众不同的黑土。“瞧这草,焦得最透。再看这石块儿,火舌舔过的!”他的语气斩钉截铁,循着隐约的痕迹,拨开更多灰烬,最终在坡下一处田埂地边,找到一小截尚未焚尽的玉米秸秆。

他直起身,目光投向山坳里几户零散的农家院:“火苗是会飞的!”他看着这半截秸秆,指着秸秆黑炭处,说未被烧黑的另一侧是过火的方向。“百闻不如一见,百见不如一练,百练不如一干”,他的这句话,在那一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我们走向离火点最近的那处土坯院墙。

一个穿着破旧旧蓝布褂子的老农,正佝偻着腰,用木杈翻动院角堆着的玉米秸。见我们(公安)出现,他手中的木杈“哐当”落地。

“我是派出所的张文文。山上这把火,清楚咋回事不?”他言语铿锵。老农姓李,嘴唇哆嗦着:“风……风太大,不知道从哪儿烧过来的……”

“老李,事情不大,先跟我们回所里,配合调查一下!”

派出所的平房低矮陈旧,审讯室的灯泡光线昏黄。老李坐在木凳上,双手捂着膝盖。指导员把那截焦黑的玉米秸秆轻轻放在掉漆的木桌上,像投下一枚关键的棋子:“老李,这秸秆,是你家地头的吧?”老李

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,反复囁囁着“风太大”。

沉默了片刻,指导员拿起桌上那个军绿色的搪瓷缸子,倒了满满一缸热水,轻轻放在老李面前的桌上。水汽氤氲升腾,在冰冷的空气中撕开一道温情的口子。他没有坐回对面的椅子,而是拖了张凳子,侧身坐到老李旁边,距离近得能看清老李脸上每一道被山风和岁月刻下的纹路。

“老李,”他的声音低沉下来,倒像在同一个老弟兄唠嗑,“我也是农村出来的,知道燎荒清地地,老辈儿传下的习惯。”他顿了顿,目光落在老李那双骨节粗大、沾满泥土的手上,“可你想过没有?咱们这山,柴草厚,今儿风要是再那乎点,火星子钻进了山林,或者卷到山下,烧了别人家的房子……老李啊,那咱们可赔不起啊!”他不再看老李的眼睛,反而从旧公文包里抽出一把被烧了一半的石子儿、草棍儿和未燃尽的柴草杆儿,摊在桌上。

老李的目光死死粘在那片刺目的焦黑上,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,仿佛那焦黑色的背后的火苗复燃起来,热度灼伤了他的眼,烤热了他面庞直至全身。他猛地抬手,用粗糙的手掌狠狠抹了一把脸,浑浊的泪水却止不住地从指缝里渗出来。“张同志,是我、是我鬼迷了心窍!火、

火,我不该心存侥幸燎地边啊!”他哽咽着,肩膀塌了下去,仿佛被那焦黑彻底压垮了。

因为损失不大,老李年过七旬,我们将他送回家,等待进一步处理。

“干公安,光凭条条框框和年轻气盛,不行,”返回时,指导员望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影,“需要更懂这片土地上的人,懂他们的难,懂他们的怕,懂他们那些磨不开的老理儿和老习惯。”他转过头,“案子要破,人心里的疙瘩,也得想法子给它解开,这才是咱的本分。”

回程的吉普车在寂静的山路上颠簸,清冷的月光洒进车窗,勾勒出指导员如山石般沉静的侧影,鬓角的白霜在月色下愈发刺眼。我忽然懂得了“老公安”的分量——那并非仅仅是档案里的年份累积,更是将双脚深扎进这方土地的泥泞里深触民情,在焦黑的灰烬中俯身去明辨是非,在日益复杂的关系里判明善恶。那是一种在混沌中凿出光明的笨功夫,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硬本事。

在北方深秋的寒夜里,那次和指导员的出警,照亮了我从警之路的崎岖轮廓,以及这条通往人心的、更为幽深漫长的征途。

(作者单位:青龙满族自治县公安局)